

薛仁贵征东



山西人民出版社



薛仁贵征东

安笈 宗岱 校点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 6 号

薛仁贵征东

DKB7/35

大说唐《薛仁贵征东》

安笈 宗岱 校点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9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 7-203-03164-0

G·1324 定价:4.5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 唐天子梦扰青龙	 (1)
第 二 回	小罗通匹配丑妇 不齐国差使进贡	 (6)
第 三 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9)
第 四 回	大王庄仁贵落魄 怜勇士金花赠衣	 (13)
第 五 回	老员外忿恨害女 柳大洪设计救妹	 (20)
第 六 回	富女逃难赖乳母 穷汉有幸配淑女	 (25)
第 七 回	射鸿雁路逢故旧 赠盘缠一齐投军	 (31)
第 八 回	樊家庄洪海诉苦 风火山三寇被擒	 (38)
第 九 回	樊绣花愿招勇婿 薛仁贵二次投军	 (43)
第 十 回	打山虎老将荐贤 赠令箭三次投军	 (47)
第十一回	尉迟恭征东为帅 薛仁贵活擒董逵	 (54)
第十二回	仁贵巧摆龙门阵 太宗爱慕英雄士	 (60)
第十三回	小将军献平辽论 瞒天计太宗过海	 (65)

第十四回	金沙滩仁贵大捷 思乡岭庆红认弟	(70)
第十五回	薛礼三箭定天山 番将惊走凤凰城	(75)
第十六回	汗马城黑夜鏖兵 凤凰山老将遭难	(81)
第十七回	尉迟恭囚解建都 薛仁贵打猎遇帅	(86)
第十八回	太宗被困凤凰山 苏文飞刀斩众将	(91)
第十九回	薛万彻杀出番营 张士贵妒贤伤害	(96)
第二十回	梅月英逞蜈蚣术 李药师赐金鸡旗	(102)
第二十一回	盖苏文败归建都 何宗宪冒认功劳	(106)
第二十二回	敬德犒赏查贤士 仁贵月夜叹功劳	(111)
第二十三回	番将力擒张志龙 周青怒锁先锋将	(118)
第二十四回	仁贵病挑安殿宝 敬德怒打张士贵	(123)
第二十五回	藏军洞救火头军 越虎城困唐天子	(127)
第二十六回	护国公魂游地府 小爵主挂白救驾	(133)
第二十七回	秦怀玉冲杀四门 老将军阴灵显圣	(137)
第二十八回	孝子大破飞刀阵 唐王路遇旧仇星	(143)
第二十九回	雪花鬃跃养军山 应梦臣救真命主	(147)

第三十回	张环殿上露奸计 薛礼攻关得龙驹	 (153)
第三十一回	长安城活擒反贼 让帅印咸重贤臣	 (158)
第三十二回	卖弓箭仁贵巧计 逞才能二周归唐	 (163)
第三十三回	猩猩胆砧伤唐将 红慢慢中戟阵亡	 (170)
第三十四回	宝石基采金进贡 扶余国借兵围城	 (174)
第三十五回	程咬金诱惑苏文 摩天岭讨救仁贵	 (178)
第三十六回	仁贵大破围城将 苏文失计飞刀阵	 (182)
第三十七回	扶余国二次借兵 砑皮山播弄神通	 (187)
第三十八回	香山弟子除妖法 唐国元戎摆阵图	 (192)
第三十九回	苏文误入龙门阵 仁贵智灭高丽帅	 (197)
第四十回	唐天子班师回朝 张士贵欺君正罪	 (202)
第四十一回	平辽王建造王府 射恶怪误伤婴儿	 (206)
第四十二回	柳员外送女赴任 薛仁贵双美团圆	 (213)

第一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 唐天子梦扰青龙

诗曰：

凤歌麟生庆太平，唐王福泽最为深。
治国魏征贤宰相，靖边薛礼小将军。
海邦岁岁奇珍献，宇内时时祥瑞生。
英雄屡见功勋立，天赐忠良辅圣君。

话说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该管地方，有一座太平庄。庄上有个村，名曰薛家村，村中有一富翁叫做薛恒，家私巨万，所生二子，大儿薛雄，次儿薛英。才交三十，薛恒身故，兄弟分了家产各自营业。这二人各开典当，良田千亩，富称全国，人人称他为员外。薛英妻子潘氏到三十五岁，一夜梦见一星坠入怀中，因此有孕，至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名唤薛仁贵。那仁贵从小并不开口说话，爹娘疑是哑子，甚不欢喜。太宗征北回来，次日升殿。文武百官朝参已毕，徐茂公出班奏道：“臣启陛下，臣昨夜三更时分，出观星象，见正东上一派红光冲起，少停又起一道黑光，有四五千里路远，实为不祥。臣想起来才得北番平静，只怕正东外国，又有事发了。”太宗道：

“先生见此异事，朕也得一梦，想来越发不祥。”茂公道：“陛下所梦何事？”太宗道：“朕所梦甚奇。梦见有外边世界甚好，但不见自己营帐。不想从后边来了一人，红盔红甲青面獠牙，手执青铜刀，催开坐骑，飞身赶来，要杀寡人。朕叫救不应，只得加鞭逃命。那晓山路崎岖，不好行走。他追到一派大海，只见波浪滔天，没有旱路，那时朕心慌张，纵下海滩，四蹄陷在沙泥，只叫救驾。忽后面又来一人，头戴粉白战帽，身穿白绫战袄，坐下白马，手执方天画戟。叫道：‘陛下不必惊慌，我来救驾了。’追得过来与这青面汉斗，不满四五合，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朕起来，朕心欢悦，就问他姓名，要他随驾回营，加封厚爵。他说：‘臣家有事不敢就来随驾，改日还来保驾，臣要去了。’朕连忙扯住说：‘快留个姓名，家住何处，日后好差使臣来召。到京师封官授爵。’他说：‘有四句诗在此，就知臣姓名。’朕便问什么诗。他诗曰：

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

刚说完，只见海内透出一个青龙头来，张开龙口。这个穿白的连人带马，望龙口内跳了下去，就不见了。朕大称奇异，哈哈笑醒，却是一梦，未知吉凶如何？”茂公道：“原来如此，据臣看来，这一道红光乃是杀气，必有一番血战之灾，只怕不出一年，这青面獠牙就要在东方作乱。这个人一作乱，了当不得。我想这班老幼大将，擒他不住，故尔有这般杀气冲霄。此乃报信于我，所幸有这应梦贤臣，若寻得梦内穿白的小将来，就擒得青面獠牙之人了。”太宗道：“先生，那梦

内人有影无形，何处寻他？”茂公道：“陛下有梦必有应验，臣详这四句话，名姓乡地多是有的。”太宗道：“先生详一详。看他姓甚名谁，住居那里。”茂公道：“他说家住逍遥一点红，那太阳沉西只算一点红了，必住在山西。他纵下龙口去了，必是龙门县。山西绛州府有一个龙门县。若去寻他，必在那里。飘飘一下影无踪，乃寒天降雪，四下里飘飘落下，没有踪迹的，其人姓薛。三岁孩童千两价，那三岁孩子值了千两价钱，岂不是仁贵了？仁贵二字是他的名字了。其人必叫做仁贵。保陛下跨海征东，东首郡是海，若去征东必要过海的。所以这应梦贤臣说，保了陛下跨海去平伏东辽。”太宗道：“先生，这应梦贤臣不知在龙门县那一方。”茂公道：“要寻他亦无难，那薛仁贵必是英雄之人，陛下可命一能臣，到山西绛州龙门县招兵买马，要收能将十万，他们必来投军。若有薛仁贵三字送到京来，加封他官级。”太宗道：“先生所言有理，众位王兄，那个领朕旨意，到龙门县绛州府招兵？”只班内闪出一人，俯伏奏道：“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愿领陛下旨意，到龙门县去招兵。”太宗道：“卿此去倘有薛仁贵，速写本章送到京城，其功不小。”张士贵道：“陛下，臣想薛仁贵三字有影无形，不可深信应梦贤臣，或者是臣的狗婿何宗宪。”太宗道：“何以见得？”士贵道：“陛下，臣想应梦贤臣，同狗婿一般，他最喜穿白，惯用方天戟，力大无穷，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他若去征东也平伏得来。”太宗道：“如此，卿门婿在何处？”士贵道：“陛下，现在前营。”太宗道：“传朕旨意，宣进来。”张士贵领旨，宣何宗宪入殿。宗宪俯伏尘埃道：“陛下在上，臣何宗宪朝见。”何宗宪面貌却与薛仁贵一样，太宗把宗宪一看，宛若应梦贤臣一般，对

茂公看看。茂公道：“陛下，非也。他是何宗宪，陛下梦见是薛仁贵，到绛州龙门县自然还陛下一个薛仁贵。”太宗道：“张爱卿，那应梦贤臣非像你门婿。你且往龙门县去招兵。”士贵不敢再说。口称领旨，同何宗宪退出。吩咐公子带领家将往山西去。

道这张士贵是个何人，就是当年替难鸡冠刘武周守介休的，叫做张环，字士贵，与尉迟恭一齐投唐。其人刁恶多端，奸猾不过。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名志龙，次儿名志虎，三儿名志彪，四儿名志豹，多是能征惯战。长女配与何宗宪，也有一身武艺。次女送与李道宗为妃。当时志龙对父亲说道：“皇上得此梦内贤臣与我妹丈一般，此去山西招兵，无有薛仁贵，此段功劳是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我等功劳休矣。”士贵道：“我儿你道我领旨去招兵，是什么意思。皆因梦中贤臣与你妹丈相同，欲图此功劳，所以领旨前去。若有薛仁贵，只消将他埋没死了，报本入京，只说没有此人。穿白袍者，必是臣婿。皇上见没有薛仁贵，自然加张门厚恩，岂不为美。”志龙道：“父亲所言有理。”遂前去招兵，我且慢表。

再说太宗当日在朝，吩咐秦琼往教场犒赏定北三军，大排筵宴，赏赐功臣。众臣饮完御宴，驾退回宫，群臣散班。过了七八天，程咬金同史大奈出朝行到史府门首，史大奈就请咬金入府。到书房坐下，家将摆上酒肴，二人饮了数杯，说些闲话。忽听有人喊叫：“程老头儿，你敢在寡人驾前吃酒么？”咬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对面一座楼，楼上靠着一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张锅底黑毛脸。这个面孔左边凸了出来，右边回了进去，连嘴多是歪的，阔面阔额，浓眉怪眼，头发散乱，身穿红衫，靠着窗盘提了一扇楼窗，要打下来。咬金忙

立起身道：“兄弟，这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史大奈向楼上大喝道：“你休要胡乱，程伯父在此饮酒，还不退去。”那个人不像人的，就跑进去了。程咬金道：“兄弟，到底是什么人？”大奈道：“咳，哥哥不要说起，只因家内不详，生出这样怪物。”程咬金道：“方才你称我程伯父，可是令爱么？”大奈道：“是小女。”程咬金道：“世间丑陋容貌也多，不曾见这样个人，像地狱底的恶鬼一般，怎说是你令爱。”大奈道：“当真是我小女，兼又犯了疯癫之疾，终日在家吵闹。”程咬金道：“何不把他嫁了出去。”大奈道：“这样鬼怪，那有人家要他，小弟只愿求他早死就是。”咬金道：“兄弟不必担忧，待兄与你令爱作伐，扳一门亲罢。”史大奈道：“哥哥又来取笑了，小户人家只怕没有门当户对，那个要这样怪物。”咬金道：“不是小户人家，乃是大富大贵的荫袭公子。”史大奈笑道：“若说富贵荫袭爵主，益发不少个千金小姐，美貌裙钗。”咬金道：“你不要管，在我身上还你有职分的女婿便了。”大奈道：“当真么？”咬金道：“自然真个，明日来回言，今告辞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小罗通匹配丑妇 不济国差使进贡

当下程咬金别了史大奈，来到了午门下马，走到金銮，俯伏奏道：“臣有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太宗道：“王兄所奏何事？”咬金道：“臣昨日至罗通府中，弟妇夫人悲泪对臣说道：‘先夫罗成在日，也曾立过功劳，一旦为国捐躯，只传一脉，年甫十七。因朝廷被困北番，我儿要救圣上，夺帅印，征北番，救龙驾，逼死屠炉公主，触怒圣心，把孩儿削除官爵，不容娶妻，岂不绝了罗门之后，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望伯父在圣驾前保奏，容孩儿娶妻，以接后嗣，感恩不尽。’”因此，臣前来冒奏，可恨罗通把一个绝色女子逼死，臣想不如配一个丑陋女子。今访得史大奈有位令爱，生像妖怪，更犯疯癫，该是姻缘。未知陛下如何？”太宗准奏。咬金大喜，谢恩退出午门。又到罗府，转说一番。窦夫人喜道：“烦伯伯与我小儿作伐。”咬金道：“这个自然。”就往史府说亲。史家要出脱这个厌物，自然许允。到吉日，罗家鼓乐喧天，往史家迎亲。史家这位姑娘，到也希奇，这日就不疯了，喜宾与他梳头，改换衣服。罗通娶到家中，送入洞房。说也奇怪，这位姑娘形状都变了，脸上反白，面也端正。与罗通最和睦，孝顺婆婆十二分好。过门后，掌理家事，无不贤能。各府公爷，无不称奇，也算罗门有幸，按下不表。

再说太宗驾坐金銮，正与诸臣讲论政事，忽有黄门官来奏，说午门外有不齐国使臣，来进宝物。太宗大喜道：“既然不齐国使臣来进贡宝物，快宣进来。”黄门官领旨，宣使臣上殿，俯伏朝见说：“小邦使臣王彪见驾，愿圣上万寿无疆。”太宗望下一看，见使臣用一块纱帕遮面，不知什么缘故。因问道：“你邦狼主送什么宝物与寡人？”王彪道：“臣奉狼主旨意，说小国无甚宝物，惟有赤金嵌宝冠一顶，白玉带一条，绛黄袍一领，特来献上。”太宗道：“如今这三件宝物在那里？”王彪道：“呵呀万岁爷，臣该万死，臣领狼主三件宝物，放在车上。打从高丽国经过，遇高丽国王驾下大元帅盖苏文，拦住去路，劫去三件宝物，把推车小番杀死。臣再三跪求饶我一命，还说许多。万岁不问臣不敢奏。”太宗大怒道：“是这等事，你细细奏来。”王彪道：“万岁爷，那盖苏文说道：‘中原花花世界，正要兴兵过海，夺他天下，全归于我，何况留他这三件宝物，今寄信与你去说。’就把臣拿住刺几行字在面上，臣故把纱帕遮面。”太宗道：“你把纱拿去，走上来待朕看看。”王彪就走到龙案前，把面上的纱帕拿去。太宗站起身一看，只见他面上刺着数行字，道：“面刺东海不齐国，高丽大将盖苏文，把总催兵都元帅，先锋挂印独称雄，几欲兴兵离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进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敬德秦叔宝，活捉长安大队军，战书寄到南朝去，传与我儿李世民。”唐太宗看毕这十一句言语犹可。看到末句“传与我儿李世民”，不觉大怒，大叫：“呵吓，罢了罢了。”这一声喊，吓得文武百官魂不附体。徐茂公上前问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么？陛下如此大怒。”太宗道：“先生你去看看，就知明白。”茂公走过去看了一遍，说道：“陛下如何，梦内之事不

可不信，东辽此人作乱，非同小可，不比扫北之易。请陛下宽心，待张士贵收了应梦贤臣，起兵过海，征服他就是了。”太宗就令内侍把金银赏赐王彪，遣他归国。王彪叩头谢恩，退出午门，回不齐国去。太宗道：“徐先生，此去征东，必要应梦贤臣姓薛的方可平复么？”徐茂公道：“这个自然，东辽不比北番，利害不过，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勇，必要薛仁贵，方破得这般妖兵怪将，若我邦这班老幼兄弟，动也动不得。”太宗道：“如此说来，就有薛仁贵，必要个元帅领兵的，寡人看秦王兄年高老迈，那里当得这个兵权。东辽好不骄傲，只恐去不得，必要个能干些，才好为元帅去得。秦王兄也算受了一生的劳碌，使他安享在家，岂不为美。”叔宝闻言，假装不知。那尉迟公与程咬金从不曾为元帅，听得万岁说了这话，大家装得英雄来，尉迟公挺胸凸肚，程咬金使脚弄手。太宗道：“朕看来，倒是尉迟王兄能干些，可以掌得兵权。”尉迟公连忙跪下道：“臣去得，谢我王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见尉迟恭谢恩，也要跪下去夺这个帅印，叔宝见了，连忙说：“住了。”上前叫声：“陛下，臣老迈无能，掌不得兵权，为甚么尉迟老将军就掌得兵权。他与臣年纪仿佛，昔日与臣交战到百余合，以后三鞭换两铜，陛下亲见他大败而走。看起来臣的本事还高些，臣怎么今日就不及他，岂不被众文武耻笑，道老臣无能，怕去了。恳陛下还要宽容。”程咬金道：“当真我们秦哥还狠，元帅该应是秦家的，我老臣强似你万倍，尚不敢夺他。你这黑炭团，还思想要夺起帅印来。”未知太宗说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当下太宗道：“程王兄不必多言，那秦王兄年高，尉迟王兄本事狠些，所以可掌兵权。”叔宝道：“陛下莫道老臣无能，年纪虽有七十，壮年本事不但还在，更觉狠得多。征东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尉迟恭将军那里晓得为元帅的法度，长蛇阵怎么摆法，二龙阵怎么破法？”敬德笑道：“秦老千岁，某虽非人才出众，但是为帅之道，也略知一二，让我罢。”叔宝道：“老将军要俺帅印，圣驾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太宗道：“二位王兄，休得相争，如今可把午门外金狮抬进来，放在阶前。能举得者为帅。”原来，这金狮子是铁打成的，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斤重。叔宝道：“尉迟将军，你本事若高，能举金狮子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么？”尉迟恭道：“还是你先拿，”“我先拿？”叔宝道：“让你先拿。”敬德把袍袖一转，走过来，左手扶腰，右手拿住狮子脚，挣一挣，动也动不得一动。怎样九转三回起来，只得双手把狮子拿起，缓缓把脚一松，跨得一步，满面通红。勉强在殿上绕得一圈，脚要软倒来。只得放下金狮说：“某家来不得了，金狮子重得很，只怕老千岁拿不起。”叔宝冷笑。叫声：“陛下如何，眼见尉迟将军无能了，秦琼年纪虽大，今日驾前要绕走三回九转，与陛下看看。”遂把袍袖一擦，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

己也不信起来。说：“什样东西？我少年气力那里去了？”尤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九转。那里走得动，眼睛火星直冒，头眩滚滚，脚步松了一步。眼睛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涌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仰面一交跌倒，昏过去了。叔宝名闻天下，多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苦。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多喷完了，昏倒在地。吓得天子魂飞天外，亲出龙位道：“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罢了！何苦如此？快与朕唤醒来。”众公爷上前扶定。尉迟恭看叔宝眼珠多泛白了。说：“我与你作耍，何苦把性命丢失。”咬金道：“都是你不是，晓得秦兄年迈，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与我唤醒来，若有三长两短，你这黑炭团要碎剐的了。”秦怀玉看见老子斗力喷血死的，跑将过来，望尉迟恭的胸前只一掌。他不提防，一个鸽子翻身，跌在一边。敬德扒起身来，说：“与我什么相干？”咬金道：“不是你倒是我不成，侄儿再打一拳。”怀玉又打去。敬德把左手接他的拳头，将右手一扯，怀玉反跌了一交，扒将起来，还要相打。太宗大喝“且住”说：“不许动手，快叫醒秦王兄要紧。”二人住手。太宗叫：“秦王兄醒来。”大家连叫数声，秦琼悠悠醒转，说：“呵呀，罢了！我真废人也。”太宗道：“好了！”尉迟恭上前道：“老千岁，某家多多有罪了。”叔宝道：“老将军说那里话来，本事果然高强，正该与国家出力，我无用了。”眼中流泪。叫声：“陛下，臣未举金狮前还想掌兵权，征高丽。如今四肢无力，在阳间不多几天了。万岁若念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略好些，方可同去征东，就是不能去，还有言语嘱咐老将军，托他帅印前去征东。若陛下今日抛撇了臣，竟去亲自征东，臣情愿死在金阶，再不回衙

了。”太宗道：“这个自然。帅印还在王兄处，如今王兄放心回衙保重为主。”叔宝道：“既然如此，恕臣不辞驾了，我儿扶我回去。”怀玉答应一声，就把叔宝扶回衙去。茂公道：“陛下，国库空虚，速命大臣往各省催粮。又要能干公卿到山东登州督造战船一千五百号，限一年成功，好跨海征东。这两件事情，迟延不得。”太宗就命程咬金往各省催粮，王君可督造战船。二位公爷领旨分路而去不表。

再说薛仁贵到十五岁，尚不开口说话。一日睡在书房中，见一白虎揭开帐子，扑身进来。仁贵吓得魂不附体，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明日是爹娘五十岁寿辰。仁贵出来拜寿，就说：“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薛英夫妇见他说话，十分欢喜。不晓得罗成虎星透了薛仁贵，所以就开口，不上几天，薛英夫妇病死。只叫做“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白虎开口，无有不死。”仁贵把家私执掌，日夜学习武艺，开弓跑马。师父请了几位，在家学习六韬三略。又遭两场祸患，把巨万家私、田园屋宇，弄得干干净净。他学得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箭射百步穿杨，日日与好友跑马射箭，家私费尽。吃量又大，一天要吃一斗五升，他又不做生意，那里来得吃？卖去家用货物，不够数日，吃得干净。那楼房卖了无处安身，只得住在丁山脚下破窑里，如叫化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无床帐，好不苦楚。饿了两三天，那里饿得起，忽想起伯父家中十分豪富，两三年从不去打扰他。今日不免去走一遭。遂出窑门，走到伯父门首。有几个庄客见是薛仁贵，故意喝道：“我这里饭吃过了，别处去讨罢。”仁贵大怒道：“你们这狗头眼珠多是瞎的，公子爷怎么说我叫化的。我是你主人侄儿，快报进去。”那些庄汉都不睬。仁贵道：“你不进去通报，待我